

推薦序：過勞少一點，人性多一點

何明修——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

一八四四年，馬克思在讀書筆記中，曾如此描述當時的勞動：人們在從事生產性的活動時，覺得自己像是動物一樣；只有在進行動物性的行為（吃喝拉撒睡）時，才覺得自己像個人。我認為，這是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體制最沈重的指控，讓人過著非人的生活，只能從非人的活動中找到人性的尊嚴，是遠比貧富不均更嚴重的問題。過了快兩百年，情況仍舊依然如此嗎？現在的台灣，有些人「上班一條蟲，下班一條龍」，盡情在週末時間享樂痛快，來彌補自己在工作時的損失。更多人則是在週末好好補眠休養，什麼事都不做的小確幸成為值得頌揚的人間福報。

在馬克思控訴資本主義罪狀的年代，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英國，許多童工被迫每天工作長達十四小時，嚴重傷害了他們的身心健康。有些工廠宿舍的被窩永遠

是溫熱的，因為剛下班的勞工立即接手了被喚醒勞工的床位。到了二十世紀初，先進的資本主義儘管不再剝削未發育完成的兒童，但仍舊存在勞動者的身體傷害。美國作家德萊賽（Theodore Dreiser）在一部一九〇〇年出版的小說描述到，街車公司罔顧交通安全，導致事故頻傳。對於街車老闆而言，花錢賠償喪命的司機與乘客之代價遠比改善設備更便宜。辛克萊（Upton Sinclair）在一本一九〇六年出版的小說描述芝加哥的屠宰場，因為工安意外太多，有時候工人的手臂就連同被宰殺的牲畜一同絞進機器中，成為工廠產出的碎肉，反正消費者也無從辨識。那是一個「強盜大亨」（robber barons）橫行的年代，有錢有勢才能霸氣大聲，賣命的勞工只能乖乖認命膽顫心驚，想辦法讓自己求得溫飽。

在二十一世紀初，台灣已經進入服務業主導的後工業社會，上述的血肉模糊場景或許已經變得很少見了，但是這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吃人的本性。這本書呈現了形形色色的台灣勞動現實，讀起來令人怵目驚心。會使人斷手斷腳，立即喪命的危險固然大幅減少，但是取而代之的卻是長工時、責任制的工作，到處滋生。在不同領域裡，勞動者承擔了慢性病的風險，一旦不幸受害，還得要面對複

雜的醫學診斷與治療，以及冗長而且充滿不確定的職災認定與法律訴訟。在過去，我們將賣命的工作稱為「做牛做馬」，現在則是「賣肝賣腎」，彷彿時代的進步只是從立即的外科手術移轉成慢性處方箋，但是殘害身心的本質仍舊不變。在台灣，我們已經有太多過勞電腦工程師、醫護人員、汽車駕駛，他們用身體承擔資本主義的剝削之重、之苦。如果說以往的勞動剝削赤裸裸展現在奴隸背上的鞭痕、營養不良的童工、肢體殘缺的勞工，那麼當代勞動者的痛苦就是用肝功能指數、心電圖、超音波來呈現，只不過一樣帶來勞動者巨大的沉痛與傷害。

要如何讓台灣擺脫「過勞之島」的惡名？為什麼資本主義有害身心，而且看起來比菸品外盒上的「公益廣告」更嚇人？那是因為我們縱容了這樣的現況，誤以為過勞就是GDP的「愛拚才會贏」不二法門，要拚經濟，就是要讓老闆「自由經營」。就如同十九世紀出現了禁止童工的法律規定，二十世紀開啟了保障職業安全衛生的制度，這一切都是要靠勞動者團結起來，一步步地努力倡議，迫使不情不願的雇主與官員讓步。惟有這樣，才是驅使資本主義走向人性化的道路，而我們才能更遠離馬克思所描述的「異化勞動」，讓人過著真正像人的生活。